



□肖复兴

三八妇女节那天,在天坛双环亭北侧的小树林中,我看见有个人在画画。以前在天坛能看见有好多人在画画,去年疫情以来,几乎再没有见到。这是这一年以来我见到的第一位画画的人。

我走了过去。是位女性,坐在一个黑色的小塑料桶上,面前支着个画架,正在画一张中国水墨画,画的是面前灰色的内垣墙,和墙前的几棵疏枝横斜的枯树。这天的气温不高,最高只有10摄氏度,又有些雾霾,天和地都是灰蒙蒙的,和这一道灰墙、几棵枯树倒是色调很搭。身后不远处的双环亭内,有几拨老人呼叫着,扑克牌打得正欢;她在这里安静地画画,相得益彰,构成那天下午的天坛一景。

我站在她身后看她画画。她画得不错,一看就是那种经过一定训练的。再看她的装备,铁制正规的画架,画架前的台子上,有墨、有水、有彩色的颜料和大小好几支画笔。地上放着一个硕大的布袋,里面装着画具和画本。布袋旁边倒着一幅水彩画,一看,画的是她旁边的几棵参天大树,背景隐约有双环亭,翠绿和红色的柱子及座椅,明艳跳跃。显然是刚刚画完的,湿漉漉的,还没有干。我弯腰拿起这幅水彩画,夸赞道:“画得真好!”她立刻礼貌地站起身来,和我聊了起来。

这是一厚本水彩画。我翻看着,里面有她画的漓江山水、东京景物,还有北京动物园和白塔寺的风景。我问她用的什么牌子的水彩,她告诉我,是梵高牌,是好一点儿的水彩颜料中便宜的,你看,我画上用的颜料多。我又请教她,这纸是不是有点厚和粗糙了些?她摇摇头说:这是专业的水彩纸。最后,我把疑问抛向她:您的这些画怎么有点像水粉了?她点头说:好多朋友也说我用水太重了。我附和着说:水没有完全把颜料洇开,水彩的感觉没有完全出来。

这样一说,她望了我一眼,问道:您是不是也画画?

我说:我也画,但没有您画得好!

她立刻热情地说:我们有个画画的群,叫北京写生群。全国很多大城市都有这样的群。一个海外回来的年轻人组织的,定期组织大家到各处写生,参加的人大多是退休的,也有画家呢。是免费的,你也可以来,大家凑在一起,互相学习!

我们聊了起来。仿佛天坛遇故知,画画,如一道清水回环缭绕,将陌生的人与人之间迅速沟通,心地湿润清新起来,连身边的枯树枯草也回黄

转绿了。

我知道了,她今年63岁,姐姐是画画的,受姐姐的影响,耳濡目染,从小跟着姐姐学画画。长大以后,分配工作到一所中学的校办厂当工人,学校正缺美术老师,看她会画画,便调去当了美术老师。老师需要文凭,后来考入教师进修学院美术系,学了两年。那时候,孩子正小,一边抱着孩子学,一边教学生,一边自己画,一直到55岁,在这所中学退休。

我对她说:您这也是半科班出身呢,怪不得画得这么好!她摆摆手说:2017年我才正经开始学水彩。花钱在网上学,有老师教。这不,最近又开始学中国画。她指指画架上的画。

我说:看您这幅画是中西结合,中国画没有阴影,您这树有。您这树的叶子,不是芥子园里的画法,用的是皴笔,也不是中国画的皴笔用法,有点像西洋画印象派里点彩的写意。

她有些得意地笑了:您还真懂画。

我连忙说:是喜欢,不是懂。看您的画,真是羡慕您!您的风景画,画得多好啊!

她立刻纠正我,说:其实,我的人物画画得更好。

我指着地上的布袋问:这有吗?

我没带。说着,她拿出兜里的手机,自言自语道:这里也没有。然后,她从兜里又掏出另一个手机,说道:这里有几张。便打开手机找到让我看,是张男子的头像,钢笔画,流畅的线条,简洁的轮廓,逼真的眼神,画得真好。翻到后面几张,是钢笔风景速写,更漂亮,见水平。我对她说:看您这些画得多好啊!怎么不接着画了呀?这些风景,要是钢笔淡彩,多好啊!

她说:人物画,得有模特,谁愿意一坐坐上一个小时等你画呀?你给人家画丑了,人家还不高兴。钢笔淡彩,以前我也画过,画幅都小。还是画水彩好,水和颜色的融合再蔓延开,特别有意思。

我说:您是越画越好,不满足以前小幅的了,是想往专业上靠呢!

我们两人都笑了起来。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画画,让她的心气儿越老越高。三八妇女节,一个人跑到天坛来,自己给自己庆祝一下。

她家住阜成门,是骑电动车过来的。电动车,前几年用来接送孩子,如今派上了新用场。这些家伙什,都能塞进大布袋里,放在电动车上,比挤公交车方便。这一个像大布袋,挺重的呢。画画,像施了魔法一样,让这么重的东西和这么远的路变轻、变近,更让她自己变得年轻。

2020年3月15日,诗人木斧先生去世,享年89岁。已逝著名诗人孔孚先生的女儿孔德铮向本报提供了木斧生前为孔孚诗歌所写的赏析之文,文中可见两位诗人惺惺相惜之情。
——编者

□木斧

泉香
——答木斧

那要去问风
去问杨花

黄莺的舌尖有时告诉我
再就是鹤云的鱼了

孔孚有一双灵眼。

可是谁也看不见。他长相普普通通,同我一样,略略有些发胖。无妨,不伤大雅。任何人都不会觉得我们这号人有任何特殊的地方。

孔孚的特殊,是在他的两只眼睛闭上之后,额头上的灵眼便睁开了。他用灵眼来写山水诗。他熟读中国经典诗词,写诗却独开蹊径,从不用典,从不用韵。

我曾经陪同一些诗人游览名胜古迹,发现他们都有一个习惯,随身都带着一个记事本,走到哪里,就在哪里记些什么,这叫“积累素材”。1986年我到了山东,孔孚同我游了曲阜孔庙、孔府、孔林,又游了济南趵突泉。他什么也没有带,敞开衣襟,甩手甩脚地同我边走边谈。不像是看风景,好像是从那里经过。

特别是游趵突泉,更为仓促。时近黄昏,我们路经马跑泉、漱玉泉、金线泉、柳絮泉,一瞥而过。我是肉眼凡胎,性子又急,看了几下,什么也没看懂,便匆匆结束了这一旅程。

晚上喝酒,兴趣来了。喝完酒自然记不住讲了些什么,讲的一定是大实话,不敬的话,意思多半是对济南泉水印象不深,一无所获。

一年以后,收到孔孚兄寄来一本《当代小说·诗与散文增刊》,上面载有孔孚的《泉香》。两年以后,又收到孔孚兄赠寄的诗集《山水灵音》,收入了这首《泉香》。

因为《泉香》是赠我的,我读了又读。开始读不懂,慢慢地才嚼出味儿。

这诗中的“我问”,以及如何言语都隐藏着。其实我并没有问孔孚济南泉水是否有香味,以及香之如何。古有“香云”“香雨”之说,至于“泉香”我未之闻也。这里孔孚不过是兴来拉我入诗,有利于写他的“泉香”罢了。孔孚在他的诗论中明言诗就是“造假”,酷暑挥汗如雨,他却可以写出漫天风雪;他根本没有去过黄陵,却可以陪黄陵那棵泪柏一起流泪“到地老天荒”。时间空间束缚不住孔孚的,一任他安排。只有一个目的:出诗!什么时间空间,他才不管那一套呢!怎么得架子,怎么能出味儿,他就怎么写。

这里,我想到有些搞诗歌研究的,太泥于实。比如杜甫写有一首《望岳》,便认定杜甫没登上过岱顶。这样根据诗之标题和诗之所写的情形来作判断,老实说不可靠。五百年之后如果有人研究孔孚,见他写有《黄陵》三首,便断定他去过黄陵,那就会是上当受骗。诗嘛,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说谎。太实了,就没有了诗。

孔孚是善于借人名出诗味儿的妙手,他不揖别人,而独拉我木斧入诗,一定有他的想法。我是木头木脑,只能去问孔孚

了。
关于孔孚的回答:“那要去问风/去问杨花/黄莺的舌尖有时告诉我/再就是鹤云的鱼了”,那是他在施“脱身计”。孔孚鬼得很,他才不出面直接道出呢!他若说得清清楚楚,那还有什么味道呢!老实说,那泉之“香”,他孔孚也难说得清。

孔孚要我去问“风”。春风、夏风、秋风还是冬风呢?他没有说。风之裙裾在泉水上曳过,可能是嗅得到那“香”。那风之衣带,兴许也会染上泉香。春、夏、秋、冬之风们所嗅到的泉之“香”,也许有所不同。

孔孚还要我去问“杨花”。我想多是指一团团逐队成球的柳絮。它们在泉边的枝儿上多半是嗅到了!那定会香得异,情不自禁,扑落到水面上来了。说不定,那杨花会成为“香絮”吧?

“黄莺的舌尖有时告诉我”,请注意:是黄莺告诉了他孔孚。这里孔孚又弯了一个弯子。既然黄莺告诉你孔孚了,你孔孚就该转而说给我木斧知才是,你不是“答木斧”么?可他仍然不说。只是点明“舌尖”。请注意“舌尖”!那必定是黄莺饮了济南泉水,使得它舌尖也香,那叫出的一串湿润而有光泽的珠子也香。

“再就是鹤云的鱼了”。愈出愈奇,而且幻。前三象不管怎么样扑朔迷离,总还是实。这里则是扣向上关,升华而入“第三自然”,一种艺术境界。在孔孚家里,我见有著名画家张鹤云的一幅《鱼乐图》:大片空白,仅一尾墨鲤,跃翘自得。那大片虚白之处,想就是济南泉水了。那“第三自然”之“鱼”,游于“第三自然”之“水”,所嗅到的,又会是一种怎样的“香”呢?按诗中所写,这“鱼”是“告诉”他孔孚了。可他就是不说。我似乎看到孔孚眯细着眼,逗我入诗。

有什么法子?我是欲罢不能,只好听他摆布,进入诗中,去做一番物我体验。看来我还是有点慧根,很容易就“物化”了。我不仅嗅到济南泉水之“香”,进而还嗅到一种宇宙之“香”。简直妙不可言。

孔孚写诗是以“不说出来”为方法,达到“说不出的境界”。这里我也学到一点聪明,写他孔孚诗的赏析,也来个“不说出来”。欲知济南泉水之“香”,读者诸君你必须也像我一样,入孔孚之诗,来个“物化”。那你就将会感到奥妙无穷,胜过我之笨嘴拙舌。

读孔孚这首诗,你也得像他一样,关闭生理的感觉器官,启动灵觉。那样,你就能视中见“香”,声中闻“香”,品“香”,触“香”。这诗全篇妙用通感。用孔孚的话说,是“灵通”。济南泉水之香,正是这样神秘地溢出诗行。

最后说说孔孚诗的淘洗。这首诗看似只有四句,实则句句有句,句下有句,句中有句,句外有句。而且不止上下中外四句,多着呢!落纸之前,就被他淘洗掉了。孔孚喜“疏”,这也是他之一癖。有人说孔孚“惜墨如金”,也有人说孔孚“挥墨如土”,一回事儿。

孔孚和我谈过聂鲁达,说聂鲁达是语言的富翁。赞美之中含有惋惜之意。又说自己“怪吝人”,实则是很自负的。

孔孚善用“减法”,以少少许,胜多多许。这也是中国古典诗歌美学传统之一。孔孚尊重这一传统,把它承袭下来了。我是很喜欢的。

感谢孔孚,在济南泉水快要从我记忆中消失的时候,他的诗来了,使济南泉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文坛观澜】

品读孔孚《泉香》

【人生随笔】

什么像施了魔法一样